



增像第六才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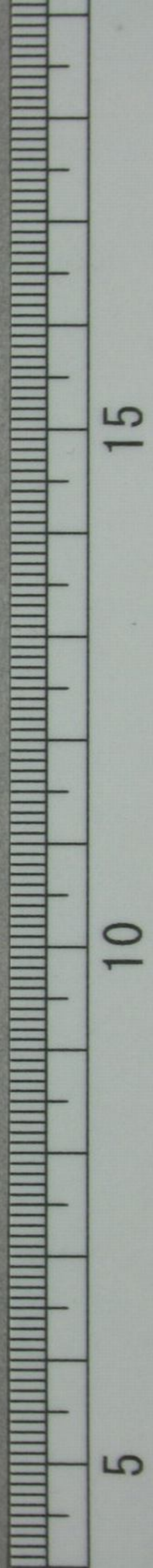
壹

津田文庫

文庫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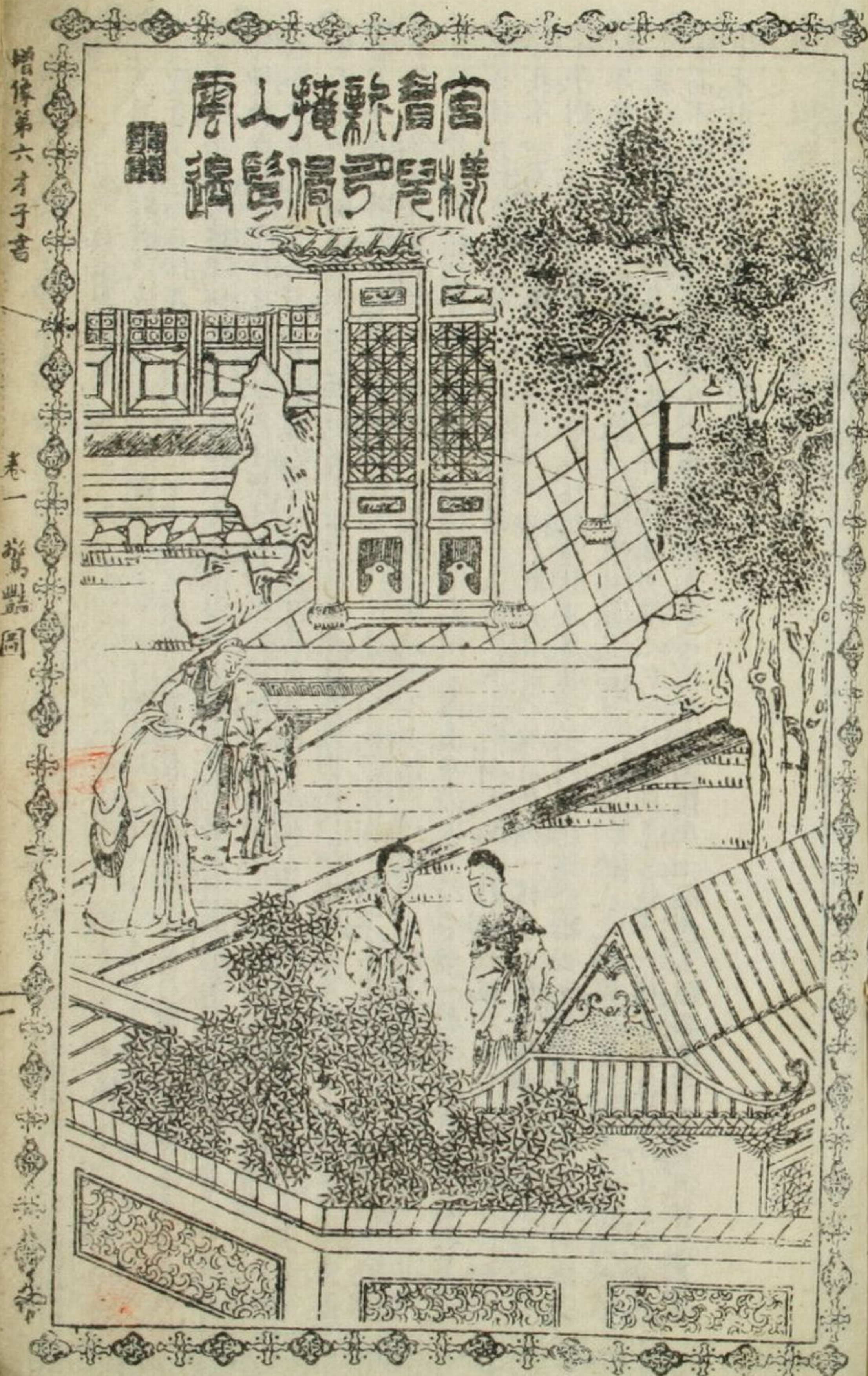
1710

2



增修第六才子書

卷一 驚世圖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つだ文庫

010190609150

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

美目盼兮情傳之矣。夫秋波最足關情者也。況轉於臨去時乎。當之者將奚以為情耶。若曰。人之以情相感者乎。亦不自知其何心也。第情不可見。有顯然直露其衷者。而其情淺矣。乃情不可見。有隱然微見其意者。而其意轉深。何也。當猝然邂逅之餘。而凝眸偶睇。若欲傳若不欲傳。覺有往復流連者。令人一望而神馳也。已如予今之所見。其人既不既去。我亦未嘗告我以心。而有不欲遽去者。不啻傾心以相告。旁觀有所不知。而身其際者。已默為喻矣。及其將去也。亦未明言其意。而有不忍俱去者。一若寓意於目中。傳聞猶多。豈美而思其境者。益難自持矣。幸哉。其臨去也。望伊人之不見。而將送將迎。不盡在此秋波乎。傷哉。其臨去也。瞻彼美之云遙。而乍隱乍見。意當他秋波那一轉身。丰姿綽約。神已淡於秋水。而相接之際。莫我肯顧。則無如他何耳。今也。覩彼秋波。有不自禁之情。俄而光稍著馬。俄而光即斂焉。低昂於臨去者。能不傾倒於那一轉乎。夫蟋蟀眉。衛風嘗致美乎碩人。則何如那一轉者。傳神於阿堵間也。蓮步輕盈。儘亦足以凌波。而相值之時。莫予云觀。又無如他何耳。今也。盼彼秋波。有不自置之意。不視則恐我不知。馬久視則又恐人。或見馬徘徊於臨去者。能不魂消於那一轉身乎。夫婉如清揚。詩人每載詠於之子。則何如那一轉者。相賞於風塵外也。謂秋波專在予乎。則不應轉於臨去也。謂秋波不在予乎。則臨去不應有那一轉也。步遲遲其欲往。意默默其難忘。窈窕淑女。亦似撩人之離恨。而為此秋波也者。謂秋波無心於臨去乎。胡為而多此一轉也。謂臨去有心於秋波乎。則怎當他那一轉也。我欲招而不敢。他欲怨而不能。彼美人兮。亦似懼人之腸斷。而故為那一轉也。者謝佳人之有意。玉雖移而神已留。愧書生之才。形雖隔而情難已。嗚呼。豈嘗乎哉。

唐 寅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一

聖數外書

西廂者何書名也。書曷為乎名曰西廂也。書以紀事。有其事故。有其書也。無其事。必無其書也。今其書有事。事在西廂。故名之曰西廂也。西廂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普救寺。則武周金輪皇帝所造之大功德林也。普救寺有西廂。而是西廂之西。又有別院。別院不隸普救。而附於普救。蓋是崔相國出其堂俸之所建也。先是法本者。相國之所剃度。是即相國之門徒也。相國因念誠得一日。避賢罷相。而芒鞋竹杖。舍佛安適矣。然身願為倉卒客。不願門徒為倉卒主人。而於是特占此一袈裟。以為老人菟裘。而不虞落成之日。不善頌禱。不聞歌乃聞哭。不得以玉帶賂鎮山門。而竟以丹旒將諸梵院。此老夫人所以停喪得於寺中之故也。故西廂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西廂之西。又有別院。則老夫人之停喪所也。乃喪停而艷停。艷停而才子停矣。夫

才子之停於西廂也。艷停於之西廂西故也。艷之停於西廂之西也。喪停故也。乃喪之停於西廂之西也。則實為相國有自營菟裘故也。夫相國營菟裘於西廂之西。而普救寺之西廂遂以有事。乃至因事有書。而今萬萬世人傳道無窮。然則出堂俸建別院。又可不慎乎哉。聖歎之為是言也。有二故焉。其一。教天下以慎諸因緣也。佛言一切世間皆從因生。有因者則得生。無因者終竟不生。不見有因而不生。無因而反忽生。亦不見瓜因而豆生。豆因而反瓜生。是故如來教諸健兒慎勿造因。嗚呼。胡可不畏哉。語云。其父報仇子乃行劫。蓋言報仇必殺人也。而其子者。不見負仇。但見殺人。則亦戲學殺人。殺人而國且以法繩之。子畏抵法也。遂逃命荏蒲中。荏蒲中又無所得食也。則不得已。仍即以殺人為業矣。若是乎仇亦慎勿報也。蓋聖歎現見其事已數數矣。現見其父中年無歡。聊借絲竹。陶寫情抱也。不眴眼。而其子手執歌板。沿門唱曲。若是乎謝太傅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

憂來傷人。願引聖人。託於沈冥也。不眴眼。而其子罵座被驅。墜車折脅。若是乎阮嗣宗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家居多累。竹院尋僧。畧商古德也。不眴眼。而其子引諸髡奴。汚亂中葺。若是乎張無垢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希心避世。物外田園。方春勸耕也。不眴眼。而其子擔糞服牛。面目黧黑。若是乎陶明淵亦慎勿學也。如彼崔相國。當時出堂俸建別院。一時座上賓客。夫孰不嘖嘖賢者。是真謂之內秘菩薩。外現宰相而已。不覺不知。親為身後之西廂月下。遠遠作因。不然。而豈其委諸曰。復文為之乎。委諸曰。才子為之乎。委之雙文。雙文無因。委之才子。才子無因。然則西廂月下之事。非相國為因。又誰為之。嗚呼。人生世間。舉手動足。又有一毫。可以漫然遂為乎哉。其一。教天下以立言之體也。夫老夫人守禮謹嚴。一品國太君也。雙文千金國艷也。即阿紅亦一時上流。姿首也。普救寺者。河中大刹。則其堂內堂外。僧徒何止千計。又况八部海湧。十方雲集。此其目視手指。心動口說。

增修第六才子書 卷一 驚豔

豈復人意之所能料乎哉。今以老猶未老，幼已不幼，雖在斯然衰經之中，而其縱橫扈扈，終非外人習見之恆儀也。而儼然不施，帶幕而偏處此為老夫人者，豈三家村燒香念佛，嫗乎不然，胡為無禮至此。聖歎詳觀作者，實於西廂之西，別有別院，此院必附於寺中者，為挽引逗緣，而此院不混於寺中者，為雙文遠嫌也。君子立言，雖在傳奇，必有體焉，可不敬與。

題目總名

張君瑞巧做東林婿

法本師住持南禪地

老夫人開宴北堂春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率爾一題，亦必成文，觀其請東南北三陪西字焉。

第一之四章題目正名

老夫人開春院

崔鶯鶯燒夜香

小紅娘傳好事

張君瑞鬧道場

一部書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筆特書曰：老夫人開春院，罪老夫人。

也。雖在別院，終為客居，乃親口自命紅娘，引小姐於前庭間散心，一

念禽犢之恩，遂至逗漏無邊春色，良賈深藏，當如是乎。厥後詐許兩

廊，退賊願婚，乃又悔之，而又不遺去之，而留之書房，而因以失事，猶

末減焉。不可無此發明

一之一

今夫提筆所寫者古人，而提筆寫古人之人為誰乎？有應之者曰：我

也。聖歎曰：然我也。則吾欲問此提筆所寫之古人，其人乃在千百千

年之前，而今提筆寫之，我為信能知千百千年之前，真曾有其事

乎不乎？乃至真曾有其人乎不乎？曰：不能知，不知而今方且提筆曲

曲寫之，彼古人於冥冥之中，為將受之乎不乎？曰：古人實未曾有其

事也。乃至古亦實未曾有其人也。即使古或曾有其人，古人或曾有

其事，而彼古人既未曾知其千百千年之後，乃當有我將與寫之，而因

告我，我又無從排神御氣，上追至於千百千年之前，問諸古人，然則

今日提筆而曲曲所寫蓋皆我自欲寫而於古人無與與古人無與則古人又安所復論受之與不受哉曰古人不愛然則誰受之曰我寫之則我受之矣夫我寫之即我受之而於提筆將寫未寫之頃命意吐辭其又胡可漫然也耶論語傳曰一言智一言不智言不可以不慎蓋言我必愛我則我必宜自愛其言我而不自愛其言者是直不愛我也我近見今填詞之家其於生旦出場第一引中類皆肆然暴作狂蕩無禮之言生必為狂且旦必為倡女夫然後愉快於心以為情之所鍾在於我輩也如此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豈不悟此一書中所撰為古人名色如君瑞鶯鶯紅娘白馬皆是我一人心頭口頭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無極醉夢恐漏而至是終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人之事以自傳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來七曲八曲之委折乎其中如徑斯曲如夜斯黑如緒斯多如藥斯苦如痛斯忍如病斯諱設使古人昔者真有其事是我今日之所決不與知

則今日我有其事亦是昔者古人之所決不與知者也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則深悟君瑞非他君瑞殆即著書之人焉是也鶯鶯非他鶯鶯殆即著書之人之心頭之人焉是也紅娘白馬悉復非他殆即為著書之人力作周旋之人焉是也如是而提筆之時不能自愛而竟肆然自作狂蕩無禮之言以自愉快其心是則豈非身自願為狂且而以其心頭之人為倡女乎讀西廂第一折觀其寫君瑞也如彼夫亦可以大悟古人寄託筆墨之法也夫凡為傳奇不可不喻此旨此大落墨法亦嘗觀於烘雲託月之法乎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雲畫雲者意不在於雲也意不在於雲者意固在於月也然而意必在於雲焉於雲略失則重或略失則輕是雲病也雲病即月病也於雲輕重均停矣或微不慎漬少痕如微塵焉是雲病也雲病即月病也於雲輕重均停又無纖痕漬如微塵望之如有攪之如無即之如去吹之如蕩斯雲妙矣雲妙而明日觀者皆至咸曰良哉月與初無一人歎及

於雲此雖極負作者昨日慘淡旁皇畫雲之心然試實究作者之本情豈非獨為月全不為雲雲之與月正是一副神理合之固不可得而合而分之乃決不可得而分乎西廂第一折之寫張生也是已西廂之作也專為雙文也然雙文國艷也國艷則非多買胭脂之所得而塗澤也抑雙文天人也天人則非下土螻蟻工匠之所得而增減雕塑也將寫雙文而寫之不得因置雙文勿寫而先寫張生者所謂畫家烘雲託月之秘法然則寫張生必如第一折之文云云者所謂輕重均停不得纖痕漬如微塵也設使不然而於寫張生時釐毫夾帶狂且身分則後文唐突雙文乃極不小讀者於此胡可以不加意哉

夫人引鶯鶯紅娘歡郎上云老身姓鄭夫主姓崔官拜當朝相國不幸病薨祇生這個女兒小字鶯鶯年方一十九歲針黹女工詩詞書算無有不能相公在日曾許下老身姪兒鄭尚書長子鄭恆為妻因喪服未

滿不曾成合這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女兒的喚做紅娘這小廝兒喚做歡郎是俺相公討來壓子息的相公棄世老身與女兒扶柩往博陵安葬因途路有阻不能前進來到河中府將靈柩寄在普救寺內這寺乃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賜蓋造的功德院長老法本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上有這寺西邊一座另造宅子足可安下一壁寫書附京師喚鄭恆來相扶回博陵去俺想相公在日食前方丈從者數百今日至親只這三四口兒好生傷感人也呵原本只老夫一人上

仙呂賞花時夫人唱夫主京師祿命終子母孤孀途路窮旅櫬在梵王宮盼不到博陵舊塚血淚灑杜鵑紅

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紅娘你看前邊庭院無人和小姐閑散心立一回去紅娘云曉得

於第一章大書曰老夫人開春院雖曰罪老夫人之辭然其實作者乃是巧護雙文蓋雙文不到前庭即何故為游客悞見然雙文到前

處而非奉慈母暫假即何以解於女子不出閨門之明訓故此處
閒閒一白乃自生出一部書來之根既伏解元所以得見驚艷之由
又明雙文真是相府千金秉禮小姐蓋作者之用意苦到如此近世
忤奴乃云雙文直至佛殿我親之而恨恨焉

後鶯鶯唱可正是人值殘春蒲柳東門掩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
萬種無語怨東風已上賞花時二典不是西廂

夫人引鶯鶯紅娘歡郎下

張生引琴童上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拜禮部
尚書周公之禮盡小生功名未遂游於四方即今貞元十七年二月上
旬欲往上朝取應路經河中府有一故人姓杜名確字君實與小生同
郡同學曾為八拜之交後棄文就武遂得武舉狀元官拜征西大元帥
統領十萬大軍現今鎮守蒲關小生就探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師未遲
暗想小生當雪案學成滿腹文章尚在湖海飄零未知何日得遂大

志也呵看其中心如焚止為滿腹文章有正是萬金寶劍藏秋水滿馬

春愁壓繡鞍別樣麗句一氣說下不對讀實言之只是不得見

仙呂點絳脣張生唱游藝中原言游藝則其志道可知也開口便說胎根

無線如蓬轉其至中原也志道游藝則其志道可知也開口便說胎根

近長安遠書無限偷香傍玉其起手乃作如是筆法望眼連天日

混江龍向詩書經傳蠹魚似不出費鑽研棘圍呵守煖鐵硯呵磨穿投至
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十餘年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
遂男兒願怕你不雕蟲篆刻斷簡殘篇聲一哭○看張生寫來是如此人

更無一字有所及

行路之間，早到黃河這邊，你看好形勢也呵。

張生之志，張生得自言之。張生之品，張生不得自言之也。張生不得自言，則將誰代之言。而法又決不得不言。於是順便反借黃河，快然一吐其胸中隱隱嶽嶽之無數奇事。嗚呼！真奇文大文也。

油葫蘆九曲風濤何處險。正是此地偏帶齊梁。分秦晉。隘幽燕。雪浪拍長

空。天際秋雲捲。便是曹公亂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便是治世東西貫

九州。南北串百川。言其學歸舟緊不緊。如何見似弩箭乍離絃。言其才天

下樂。疑是銀河落九天。高源雲外懸。言其所入東洋不離此。逕穿言其到

滋洛陽千種花。言其潤潤梁園萬頃田。言其霖我便要浮槎到日月邊。言其大結

至取應也上京

右第三節借黃河以快比張生之品量。試看其意思如此。是豈偷香傍玉之人乎哉。用筆之法。便如擘五石勁弩。其勢急不可就。而入下斗然轉出事來。是為奇筆。

說話間，早到城中。這裏好一座店兒。琴童接了馬者。店小二哥那裏。店小二云：自家是狀元坊店。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這裏有乾淨店房。張生云：便在頭房裏下。小二哥你來。這裏有甚麼閒散心處。小二云：俺這裏有座普救寺。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建的功德院。蓋造非常。南北往來過者，無不瞻仰。只此處可以游玩。張生云：琴童安頓行李。撒和了馬。我到那里走一遭。琴童云：理會得。俱下。

法聰上云：小僧法聰，是這普救寺法本長老的徒弟。今日師父赴齋去了。着俺在寺中，但有探望的，便記着待師父回來報知。山門外立地，看有甚麼人來。張生上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却早來到也。相見科。聰云：先生從何處來。張生云：小生西洛至此，聞上刹清幽，一來瞻禮佛像。二來拜謁長老。聰云：俺師父不在。小僧是弟子法聰的。便是。請先生方丈拜茶。張生云：既然長老不在，呵，不必賜茶。敢煩和尚相引。瞻仰一遭。聰云：理會得。張生云：是蓋造得好也。

村裏迂鼓隨喜了上方佛殿只一了字便是游過佛殿也而後之作必
又來到下方僧院不游一處遊
又遊鐘樓前面又遊
已到處遊過更無餘矣
西偏此三句筆法真如東海霞起直通到在相國一處將迴廊繞遍已上於寺中
聖賢一厨法堂鐘樓洞房寶塔迴廊上處別院而此又以羅漢菩薩
其文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
那里又好一座大院子却是何處待小生一發隨喜去聰拖住云那里
須去不得先生請住者裏面是崔相國家眷寓宅張生見鶯鶯紅娘料
暮然見五百年風流孽冤此即雙文奉老夫人慈命暫至前庭開散心
右第四節寫張生游寺已畢幾幾欲去而意外出奇憑空逗巧如
此一段文字便與左傳何異凡用佛殿僧院厨房法堂鐘樓洞房寶
塔迴廊無數字都是虛字又用羅漢菩薩聖賢無數字又都是虛字
相其眼觀何處手寫何處蓋左傳每用此法我於左傳中說子弟皆

謂理之當然今試看傳奇亦必用此法可見臨文無法便成狗吠而
法莫備於左傳甚矣左傳不可不細讀也我批西廂以為讀左傳例
也

元和令顛不刺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言所見萬千亦皆絕
將善天下第一筆乃如此便先我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去半
入神處不使寫偏眉推倒寫此真用筆
右第五節寫張生驚見雙文目定魂攝不能遽語若遽語即
儘人調戲彈着香肩只將花笑拈儘人調戲者天仙化人目無五下士人自
至門前便解不可儘人調戲於中捧盤水悉用偏禪牙將哉西廂記只此四
愛女晨興梳頭其執掃不中捧盤水悉用偏禪牙將哉西廂記只此四
字傳是喚秋波火人不知己戲是神韻看他用
里遇神仙第三筆又如此只是空寫
右第六節寫雙文不曾久立張生瞥然驚見此一項刻真如妙喜於
阿閼佛國一現不可再現今乃欲於頃刻一現中寫盡眼中無邊妙

麗可知著筆最是難事因不得已而窮思極算算出儘人調戲四字來蓋下文寫雙文見客即走入者此是千金閨女自然之常理而此處先下儘人調戲四字寫雙文雖見客走入而不必如驚弦脫兔者此是天仙化人其一片清淨心田中初不曾有下土人民半星齷齪也看他寫相府小姐便斷然不是小家兒女筆墨之事至於此極真神化無方

宜噴宜喜春風面

右第七節只此七字是雙文正面下便側轉身來也須知自顧不刺起至晚風前止描畫雙文凡用若干語而其實雙文止是阿閻佛國瞥然一現蓋只此七字是也此七字以上皆是空寫已下則皆寫雙文入去我不知雙文此日亦見張生與否若張生之見之則止於此七字而已也後之忤奴必謂雙文於爾頃已作目挑心招種種醜態豈知西廂記妙文原來如此

偏上馬橋有此一字句此恰用着言雙文則轉身來也月優優入鬢雲邊是側轉來

宜貼翠花鈿

是側轉來

勝葫蘆宮樣眉兒新

右第八節寫雙文側轉身來聖歎遂於紙上親見其翩若驚鴻即日我將以此妙文持贈普天下才子亦願一齊於紙上同見雙文翩若驚鴻也普天下才子讀至此處受殺雙文安能不受殺聖歎取然世苦者此方是活雙文非死雙文也倉乃不解遂謂面是面鈿是鈿眉是眉鬢是鬢則是泥塑雙文也

未語人前先一櫻桃紅破二玉粳白露三半晌四恰方言五後似噫鶯聲花外轉一句破作五六句幾

鶯云紅娘我看母親去

右第九節雙文纔見客來便側轉身云我看母親去此是一轉眼間事看他偏有本事將我看母親一聲寫出如許章法

似垂柳在晚風前

此已是側轉身來之第一步也再一步便去了也而張生此時未知也遂極歎之也

右第十節自偏字至此止是一轉眼間事蓋側轉身來便移步入去

鶯鶯引紅娘下

雙文去矣水已窮山已盡矣文心至此如劃然已斷更無可續矣看他下文憑空又駕出妙構來

後庭花你看襯殘紅芳徑軟步香塵底印兒淺

後庭花詞名也此詞見於《花間集》及《尊前集》。此句意謂：你看那殘紅襯映在芳徑上，軟步香塵底印兒淺。此指張生之步履而言。

淺印以令人看也。僧父強作解事多添韻字。雙文留情故此特指芳徑。謂是歎其小歎其輕。彼豈知文法生起故。休題眼角留情處。只這腳踏兒將心事傳。張生從何說起。作者從何入想。且又不便於脚痕上見鬼慢。

俄延投至到欄門前面只有那一步遠誰曾俄延。生指靈十二也。如此鬼怪矣。其將心事傳看其步也。看底印何也。看其將心事傳也。底印何也。見分明打個照面。張生來真不是死張生也。風魔了張解元。

右第十一節上文張生瞥然驚見雙文翩然深逝其間眼見並無半

絲一線然則過此以往真乃如鴻飛冥冥弋者其奚慕哉忽然於極

無情處生扯出情來並不曾以點墨唐突雙文而張生已自如蠶吐

絲自縛自悶蓋下文無數借廂附齋皆以此一節為根也。忤奴必

欲於此一折中謂雙文售奸以致張生心亂我得而知其母其妻其

女之事焉。此一折中雙文豈惟心中無張生乃至眼中未曾有張

生也不惟實事如此夫男先乎女固亦世之恆禮也人但知此節為

行文妙筆又豈知其為立言大體哉

神仙歸洞天空餘楊柳烟只聞烏雀喧柳葉兒門掩了梨花深院粉牆兒

高似青天恨天不與人方便難消遣怎留連有幾個意馬心猿

右第十二節正寫雙文已入去也易解

寄生草蘭麝香仍在雙文既入門便閉矣門既閉雙文便更不見矣看他

鏡花水月全用光影邊事珮環聲漸遠此一句便向東風搖曳垂楊線是

門外望游絲牽惹桃花片飛過牆去也珠簾掩映芙蓉面是魂在牆內

牆頭也河中開府相公家也我則說是南海水月觀音院也賺煞尾望

你道是河中開府相公家也我則說是南海水月觀音院也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賺煞尾望

將穿

也。牆外。涎空。燕也。牆內。

右第十三節雙文已入門已閉却寫張生於牆外洞垣直透見牆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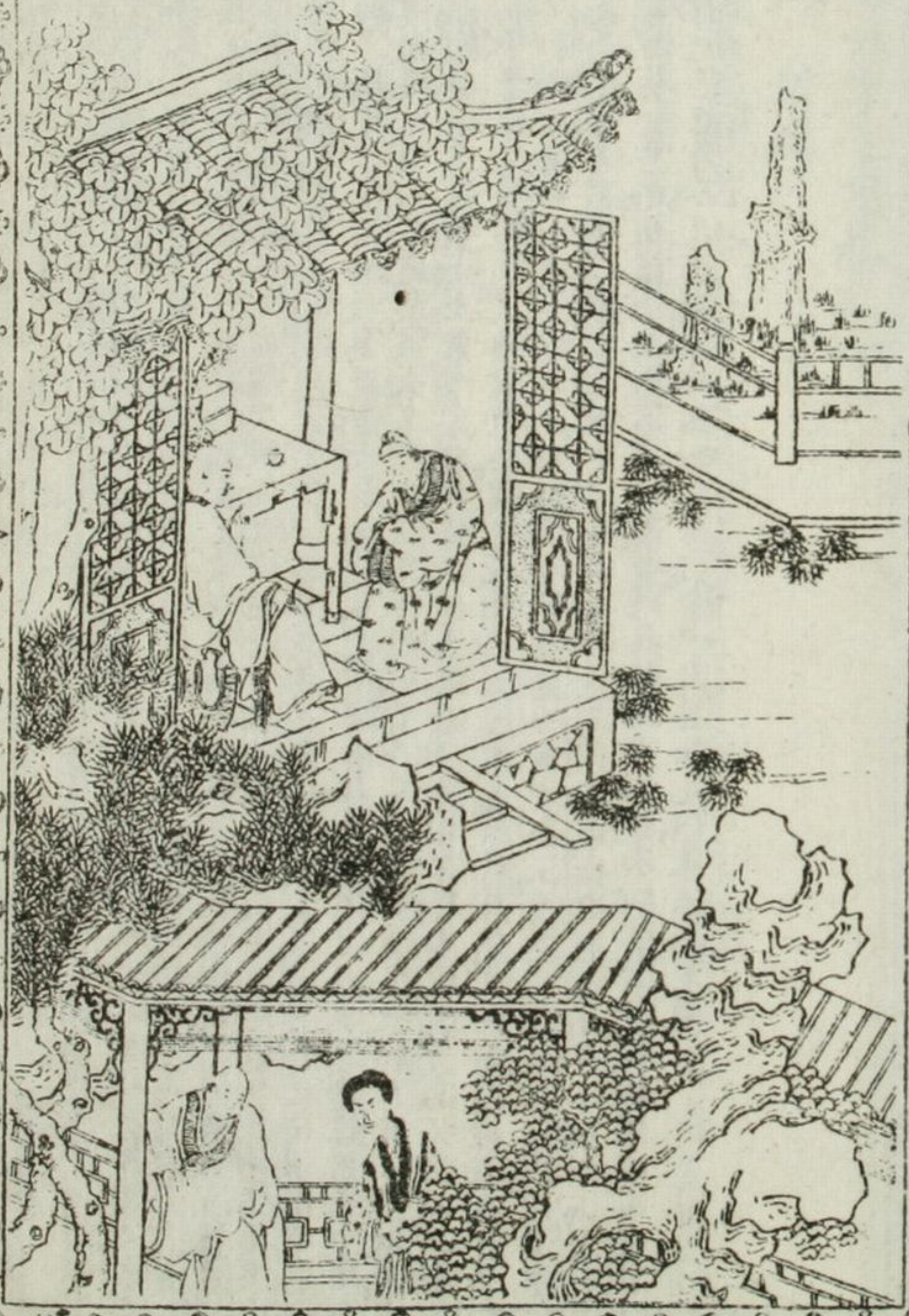
雙文又是一樣憑空妙構真正活張生非死張生也
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纏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我便鐵石人也意惹

情牽妙眼如轉實未轉也在張生必爭云轉在我必為雙文爭曰不曾轉也忤奴乃欲效雙文轉

右第十四節至此遂放聲言之
近庭軒花柳依然日午當天塔影圓春光在眼前依然妙半日迷魂忽然睜眼奈玉人

不見將一座梵王宮化作武陵源
右第十五節寫張生從別院門前覆身入寺見寺中庭軒花柳日影春光依然如故與上第四節文字作呼應所謂第四節入三昧此節出三昧也入得去出得來謂之好文字殺得入去殺得出來謂之好健兒入得定去出得定來謂之好菩薩若前不知入去後不知出來者禪家謂之肚皮中鼓粥飯氣也雙文不到佛殿豈不信哉

與我部
可憐不
屈此門
兒和向



待颺下教人怎颺

唐寅

心乎其人者何日忘之也。蓋人非固結於心。未有不颺下者也。既心乎受矣。而謂人能颺之哉。且夫人於漠不相關者。雖見之而不相思。即思矣。或偶憶之而旋忘之。烏能往來於心而不去乎。若夫以絕世之姿而邀多情之盼。其往來於心而不能去者。有不啻載飢載渴之慕而已矣。臨去回頭。伊人之風韻。不早颺下也哉。渺渺桃源。早絕漁人之路。雖寤寐思服。究奚益也已矣。不如颺下矣。悠悠銀河。難乘漢使之槎。雖中心藏之。又何濟也。休矣。蓋早颺下矣。颺下則彼自彼也。我自我也。况堂上之水霜。不敢輕犯。而懸想亦屬徒勞。颺下則情已離也。意難洽也。况侍女之語言。殊多嚴肅。而愉快幾成虛願。且男子之行事。貴乎能斷。欲颺則竟颺下矣。豈必有待而後為此乎。丈夫之志氣。尤貴乎善反。欲颺則自颺下矣。將誰教之。而後能然乎。雖然。待欲颺也。教人怎颺哉。彼夫名門之媛。殊多姣好。苟意有所觸。則感嘆無聊。自有不忍颺者。而况書生之可慕耶。維茲羈旅之士。最多寥寂。即偶遇知己。猶感泣隨之。必有不能颺者。而况伊人之宛在耶。斯時有戒予者曰。賢賢易色。久垂書冊矣。胡為依依於此也。然而輾轉反側。意已痴而神已迷。彼美人兮。不知何以牽我而俱去也。欲颺也得乎。斯時又有勉予者曰。有女如玉。傳為美談矣。何必戀戀於此也。然而低徊流連。魂已消而腸已斷。窈窕淑女。不知何日傍予而同行也。欲颺也能乎。非不知百兩盈門。昏禮有不容辭。由今日思之。而禮法在所不及持者。吾誠無如此心。何非不知琴瑟鐘鼓。佳偶自有良辰。由目前思之。而配耦有所不及候者。吾終無如此情。何意中人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一

一之二 借廂

吾嘗遍觀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筆而其筆不到者。有用筆而其筆到者。有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無不到者。夫用筆而其筆不到。則用一筆而一筆不到。雖用十百千乃至萬筆。而十百千萬筆皆不到也。茲等人毋甯不用筆可也。用筆而其筆到。則用一筆。斯一筆到。再用一筆。斯一筆又到。因而用十百千乃至萬筆。斯萬筆並到。如先生是真用筆人也。若夫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無處不到。此人以鴻鈞為心。造化為手。陰陽為筆。萬象為墨。心之所不得。至筆已至。馬筆之所不得。至心已至。馬筆所已至。心遂不必至。馬心所已至。筆遂不必至。馬讀其文。其文如可得而讀也。然而能讀者。讀之而讀矣。不能讀者。讀之而未嘗讀也。何也。其文則在其文之前。之後之四面。而其文反非也。故用筆而其筆不到者。如今世間橫災

梨棗之一切文集是也。用筆而其筆到者，如世傳韓柳歐王三蘇之文是也。若用筆而其筆之前後不用筆處無不到者，舍左傳吾更無與歸也。左傳之文，莊生有其駘宕，孟子七篇有其奇峭，國策有其匪緻。聖數別有批孟子太史公有其龍從，夫莊子孟子國策太史公又何足多道？吾獨不意西廂記傳奇也，而亦用其法。然則作西廂記者，其人真以鴻鈞為心，造化為手，陰陽為筆，萬象為墨者也。何也？如夜來張生之瞥見驚艷也，如天邊月如佛上華，近之固不可得而近，而去之乃決不可得而去也。決不可得而去，則務必近之，而近之之道，其將從何而造端乎？通夜無眠，通夜思量，夫張生絕世之聰明才子也，彼且忽然而得算矣，謂天下之事有闕筭，有合縫，闕筭其始也，合縫其終也。今日之事，不圖合縫，且圖闕筭，夫驚艷之在深，深別院中也，此縫未易合也，而相國別院之在無遮大刹中也，此筭或可闕也。天明矣乎？胡天正未明也，雞唱矣乎？胡雞正未唱也，鼓終

矣乎？胡鼓正未終也。我不圖合縫，我且圖闕筭。夫他日縫之終，合與不合，事則在他日，我不敢料也。若夫今日筭之必闕，而不可不闕，乃至必宜急闕，而不可遲闕，事則在今日矣。我安得雞鳴鼓終，天明入寺，而一問法聰乎？雞不唱，鼓不終，天不明，則不得入寺，而問聰，此其心亂如麻可知也。設也，倏忽之間，而雞唱矣，鼓終矣，天明矣，乃入寺問聰，而聰不應我，此又當奈之何哉？夫聰之必我應，而不我應，固也。然聰之雖必我應，而萬一竟不我應，亦或然之事也。再思量之，則聰之或我應，或不我應，皆有之道也。再思量之，則聰之不我應也，其數多，其我應，乃數之少者也。再思量之，則聰必不我應者也。於是事急矣，心死矣，神散亂矣，發言無次矣。入寺見聰，便發極云：「不做周方，我必埋怨殺你。」蓋聰聞之，而斗然驚焉。何則？張生固未嘗先云借房，則聰殊不知其不做周方之為何語也。張生未嘗先云借房，而便發極云：「不做周方者，此其一夜心問口，口問心，既經百千萬遍，則更不

計也。人之矢與不知也。只此起頭一筆二句十三字。便將張生一夜無眠。盡根極底。生描活見。所謂用筆在未用筆前。其妙則至於此。是惟左傳往往有之。借曰不然。而或順文寫之曰。你借我半間客舍。僧房。然後乃繼之曰。不做周方。只畧倒轉。便成惡札。嗟乎。文章之事。通於造化。當世不少青蓮花人。吾知必於千里萬里外。遙呼聖歎。酹酒於地。曰。汝言是也。汝言是也。則聖歎亦於千里萬里外。遙呼青蓮花人。酹酒於地。曰。先生。汝是作得西廂記出人也。已上皆是不做周方。如聖歎。特地代之寫出來。以明不做周方之一筆。其手法神妙。至於如此。試思不做周方二句。十三字耳。其前乃有如許一篇大文。豈不絕奇。

紅娘切責後。張生長久良久。此時最難措語。今看其哨遍一篇。極盡文章排蕩之法。是已為奇事矣。偏有本事。又排蕩出耍孩兒五篇。忽然從世間男長女大風勾月引一段。關竅硬作差派。先坐煞小姐。以深明適者。我並非失言。然後云。紅娘而肯做周旋耶。則我亦不過兩

得其便。若紅娘畢竟不做周旋耶。則小姐自失便宜。已又云。既已不做周旋。則我亦決計便不思量。已又云。汝自不做周旋。我自終不得。不思量。凡五煞。俱是大起大落之筆。皆所以切怨紅娘也。切怨紅娘。有一題之文。不成一部。西廂篇篇皆慕鶯之文也。不知者悉以為一題自慕鶯之文。不成一部。西廂篇篇皆慕鶯之文也。不知者悉以為一題自夫人上云。紅娘你傳着我的言語。去寺裏問他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問的當了。來回我話者。紅娘云。理會得。下。法本上云。老僧法本。在這普救寺內住持。做長老。夜來老僧赴個村齋。不知曾有何人來探望。喚法聰門科。法聰云。夜來有一秀才。自西洛而來。特謁我師。不遇而返。法本云。山門外覩者。倘再來時。報我知道。法聰云。理會得。

張生上云。自夜來見了那小姐。着小生一夜無眠。今日再到寺中。訪他長老。小生別有話說。與法聰拱手科。

中呂粉蝶兒張生唱。不做周方。埋怨殺你個法聰和尚。

右第一節無序無由。斗然叫此一句。是為何所指耶。身自通夜無眠。千思萬算。已成熟話。若法聰者。又不曾做蛆。向驢胃中。度夏渠安。所得知先生心中何事。要人做周方耶。豈非極不成文。極無理可笑語。然却是異樣神變之筆。便將張生一夜中車輪腸肚。總撥出來。使低手為之。當云來借僧房。敬求你個法聰和尚。你與我用心兒做個周方云云。亦誰不云是粉蝶兒。然只是今朝張生。不復有昨夜張生。聖數每云。不會用筆者。一筆只作一筆用。會用筆者。一筆作百十來筆用。正謂此也。

聰云先生來了小僧不解先生話哩

你借與我半間兒客舍僧房。與我那可憎才居止處門兒相向。可憎者愛也。王摩詰云。洛陽女兒對門居。當數其對門二字。淫艷非常。不意本道。視是人胸中。自有如此設想。今此門兒相向四字。便是一副錦心繡手。不必定。視之青藍。而自然。雖不得竊玉偷香。且將這盼行雲眼睛打當。起伏。右第二節後文至上小樓之後。開始向長老借房者。借房之次第也。

此文纔上場。便向法聰借房者。借房之心事也。借房不可不次第。則必待至上小樓之後。閱也。借房之心事。刻不可忍。則必於此上場之一刻也。

聽云小僧不解先生話

醉春風我往常見傳粉的。委實羞畫眉的。最是謊。不但是筆之起伏。此正與張生爭殺身分者。正是與雙文爭殺身分也。若張生平生爭殺身分。夫一眉一眼。一裙一襖。便連路喪節者。今日所見。乃不足道也。見今番不。是在先人心兒裏早痒。句痒。作一句。最要用得恰妙。字擦撥得心慌。斷送得眼亂輪轉得腸忙。

右第三節文自明

聽云小僧不解先生話也。師父久待。小僧通報去。張生見法本科。

迎仙客我只見頭似雪。鬢如霜。面如少年得內養。貌堂堂。聲朗朗。只少個

圓光。便是捏塑的僧伽像。

法本云請先生方丈內坐夜來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張生云小生久聞清譽欲來座下聽講不期昨日相左今得一見三生有幸矣本云敢問先生世家何郡上姓大名因甚至此張生云小生西洛人氏姓張名珙字君瑞因上京應舉經過此處

石榴花大師一一問行藏小生仔細訴衷腸自來西洛是吾鄉宦游在四方寄居在咸陽先人禮部尚書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平生正直無偏向至今留四海一空囊

右第五節乃不可少○雖不可少然無事人向有事人作寒暄彼有事人又不得不應此景真可一嘆也○如送秧人被看鴨奴問話緊急報船誤行入木筏路中皆何足道莫苦於貧士一屋兒女傍午無煙不得不向鮑叔告乞升斗乃入門相揖不可便語而彼鮑叔則且睇日看天緩緩言節序佳哉又緩緩言某物應時矣已得嘗新否殊不覺來客心頭淚落如豆我願普天下菩薩鮑叔於彼二三貧賤兄

弟無故忽然早來之時善須察言觀色慰勞無故而後即安此亦天地自然之常理不足為奇節也聖歎此語守錢奴見之而怒怒焉此作說客耶或曰聖歎亦大不解事矣聖歎此語豈向守錢奴彼守錢奴胡為得見聖歎此書耶
關雎聞你渾俗和光字法是嘲果是風清月朗小生呵無意求官有心聽講

右第六節此借廂之破題也看其行文次第

秀才人情從來是紙半張他不曉七青八黃銀色任憑人說短論長他不怕掂斤播兩上小樓我是特來參訪你竟無須推讓這錢也難買柴薪不穀齊糧畧備茶湯寫秀才入畫○作西廂記忽然畫秀才
右第七節此借廂之入題也

你若主張對艷妝將言詞說上還要把你來生死難忘
右第八節反透過借廂一筆令文字有跳脫之勢持來作請殷勤本為借廂也然理之

所必無或事之所忽有如此言詞說上生死難忘則是廟亦反不必
借也心中頭亦明明知其必無此事而口頭不覺忽忽定要說出來
人特作文勢跳脫而已也

本云先生客中何故如此先生必有甚見教從來是張生云小生不揣
有懇因惡旅邸繁冗難以溫習經史欲暫借一室晨昏聽講房金按月
任憑多少本云做寺頗有空房任憑揀擇不呵就與老僧同榻何如

後不要香積厨不要枯木堂不要南軒不要東牆只近西廂靠主廊過耳
隨筆寫作一笑
房方暫停當快休題長老方丈如鼓聲微豆點動何其快活哉

紅娘上云俺夫人着俺問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問的當了回
話見本科長老萬福夫人使侍妾來問幾時可與老相公做好事張生
云好個女子也呵

脫布衫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輕狂臨濟見教牛嫂有抽釘拔楔
之意便知住山人真是大善

云不知杜子美詠北方佳人天寒修竹則雖其侍婢必云摘花不插髮也語
大師行深深拜了一落朱唇語言的當二
一套縞素衣裳四○縞素衣裳四字
精細是秋長服也
小梁州可喜龐兒淺淡妝三穿

右第十節○昔有二人於立元皇帝殿中賭畫東西兩壁相戒互不
許竊窺至幾日各畫最前幡幃畢則易而一視之又至幾日又畫寅
周旋錢畢又易而一視之又至幾日又畫近身纓笏畢又易而一視
之又至幾日又畫陪輦諸天尊又易而共視西人忽向東壁唾然一
笑東人殊不計也昭明並畫天尊已畢又易而共視而後西人始投
筆大哭拜不敢起蓋東壁所畫最前人物便作西壁中間人物中間
人物却作近身人物近身人物竟作陪輦人物西人計之彼今不得
不將天尊人物作陪輦人物矣已後又將何等人物作天尊人物耶
謂其必至技窮故不覺失笑却不謂東人胸中乃別自有其日角月
表龍章鳳姿起于塵埃之外煌煌然一天尊於是便自後至前一路

人物畫高一層。今被作西廂記人偷得此法。亦將他人欲寫雙文之筆。先寫却阿紅。後來雙文自不愁不出異樣筆墨。別成妙麗。嗚呼。此真非僧父所得夢見之事也。

鶻伶涼老不尋常。偷睛望眼。挫裏抹張郎。後我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我不教你疊被鋪牀。將小姐夾。夫人夾。他不令許放。我自寫與你從良。寫紅伶涼老不尋常。乃張生之鶻伶涼老亦不尋常也。紅娘涼老不尋常。故鶻紅眼挫伶抹張郎。乃張生涼老又不尋常。便早偷睛見其抹我也。一筆下寫好。看燕人。

右第十一節。天用別樣空靈之筆。重寫阿紅一遍也。抹抹倒也。抹殺也不以為意也。將欲寫阿紅不是疊被鋪牀人物。以明侍妾早是一位小姐矣。其小姐又當何如哉。却先寫阿紅眼中。全然抹倒張生。並不以張生為意。作一翻跌之筆。然後自云。你自抹殺我。我定不敢抹殺你。此真非已下人物也。文之靈幻。全是一片神工鬼斧。從天心月窟雕鏤出來。僧父不知。乃謂寫阿紅眼好。夫上文之下。下文之上。有

何關應須於此處寫阿紅好眼耶。蓋言你抹我。我不應抹我也。

本云。先生少坐。待老僧同小娘子到佛殿上一看便來。張生云。小生便同行如何。本云。使得。張生云。着小娘子先行。我靠後些。

快活三。崔家女艷妝。莫不演撒上老漆郎。既不是賸趁放毫光。為甚打扮着特來見朝天子。曲廊洞房。你好事從天降。異樣鬼斧

右第十二節。張生靈心慧眼。早窺阿紅從那人邊來。便欲深問之。而無奈身為生客。未好與人閑閣。因而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忽作醜語。抵突長老。使長老發極。然後輕輕轉出下文云。然則何為不使兒郎而使梅香。便問得不覺不知。此所謂明攻棧道。暗渡陳倉之法也。僧父又不知。以為張生忽作風話。浙山云。怪哉。聖歎。其眼至此。本發怒云。先生好模樣。說那里話。張生云。你須怪不得我說。

好模樣。好樣式。莽顛煩惱。那唐三藏。妙句。便勸破。普諾大個宅堂。豈沒個兒郎。要梅香來說。勾當。此一片語。却駕起如此奇文。問你在我行口。強你硬着。

頭皮上

言欲於其腦袋上擊一百栗暴蓋定欲其告我真話也

右第十三節二節真乃希世奇文。聖歎不惟今生做不出。雖他生猶做不出。

本云。這是崔相國小姐孝心。與他父親亡過老相國。追薦做好事。一點志誠。不遺別人。特遣自己貼身的侍妾紅娘。來問日期。本對紅娘云。這齋供道場都完備了。十五日是佛受供日。請老夫人小姐拈香。張生哭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小姐是一女子。尚思報本。望和尚慈悲。小生亦備錢五千。怎生帶得一分兒齋。追薦我父母。以盡人子之心。便夫人知道。料也不妨。本云。不妨。法聽與先生帶一分齋者。張生私問聰云。那小姐是必來麼。聰云。小姐是他父親的事。如何不來。張生喜云。這五千錢使得着也。

斗然借廂斗然掀突長老斗然哭。後又斗然推更衣先出去。寫張生通身靈變通身滑脫讀之。如於普救寺中親看此小後生。

四邊靜人聞天上

看鶯鶯強如做道場。軟玉温香休言假。傍若能鼓湯他

一湯蚤與人消災障

南無消災障菩薩摩訶薩。絕世奇文。

右第十四節又恐世間善男信女。及道學先生。讀至此處。謂張生真要薦親。故用正文說明之。

本云。都到方丈喫茶。張生云。小生更衣。張生先出云。那小娘子一定出來也。我只在這裡等候他者。紅娘辭本云。我不喫茶了。恐夫人怪。遲我回話去也。紅出。張生迎揖云。小娘子拜揖。紅云。先生萬福。張生云。小娘子莫非鶯鶯小姐的侍妾。紅娘云。我便是。何勞動問。張生云。小生有句話。敢說麼。紅云。言出如箭。不可亂發。一入人耳。有力難拔。有話但說不妨。張生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氏。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曾娶妻。紅云。誰問你來。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那年月日何用。張生云。再問紅娘。小姐常出來麼。紅怒云。出來便怎麼。先生是讀書君子。道不得個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俺老夫人治家嚴肅。凜若冰霜。即三尺童子。非奉呼喚。不敢輒入中堂。先生絕無瓜葛。何得如此。早是妾前。可以容恕。若夫人知道。豈便干休。今後當問的便問。不當問的。休得胡問。紅娘下。

張生良久良久云。這相思索是害殺我也。

哨遍聽說罷。心懷悒悒。把一天愁。都撮在眉尖上。說夫人節操凜冰霜。不

召呼。不可輒入中堂。自思量。假如你心中畏懼老母威嚴。你不合臨去也。

回頭望。

右第十五節寫張生被紅娘切責。一時腳插不進頭鑽不入。無搔無爬。不上不落。於是不怨自己。不怨紅娘。忽然反怨鶯鶯。真是魂神顛倒之筆。

待颺下。承上文紅娘切責救無路矣。定應如此措心。定應如此措筆也。右第十六節忽然作此一縱筆。如驚鷹撇去。然只是三字。下便疾收轉來。世間有如此神傷之筆。若真颺下。豈非世間第一有力丈夫。抑

人哉。歷問息一客云。若真颺下。西廂記便止於此矣。聖歎不覺大笑。

教人怎。鷓鴣的深沾了肺腑。牢染在肝腸。若今生你不是並頭蓮。難道前世我燒了斷頭香。用兩頭字起色。便我要手。掌兒上奇擎。心坎兒上温存。眼皮兒上供養。

右第十七節寫其一片志誠。雖死不變也如此。

耍孩兒。只聞巫山遠。隔如天。樣聽說罷。又在巫山那廂。唐詩云。平蕪盡處。青山外。此用其句法。我這業身。雖足立迴廊。魂靈兒實在他行。莫不他安排心事。正

要傳幽客也。只怕是漏瀟春光。與乃堂春心蕩。他見黃鶯作對。粉蝶成雙。春心之蕩。乃硬派之耶。奇文奇情。

右第十八節將深怨紅娘。而先硬差官派小姐春心之必蕩。以見已頃間之纖無差悞。而甚矣紅娘之謬也。

五煞紅娘。你自年紀小。性氣剛。張郎倘去相偎傍。他遭逢一見何郎粉。我邂逅偷將韓壽香。風流况成就我温存嬌婿。管甚麼拘束親娘。

右第十九節望紅娘肯通一線則有如是之美滿也

四煞紅娘你忒慮過空算長郎才女貌年相仿定要到眉兒淺淡思張敬
春色飄零憶阮郎非誇獎他正德言工貌小生正恭儉温良此二節反覆
也事

右第二十節諷紅娘不通一線則有如是之懊悔也

三煞紅娘他眉兒是淺淺描他臉兒是淡淡妝他粉香膩玉搓咽項下邊
是翠裙鴛鴦繡金蓮小上邊是紅袖鸞銷玉筍長不想呵其實強你也掉下
半天風韻我也彪去萬種思量絕世奇談自欲不思量乃先欲人不風韻
發願云我有大願願我來世蟹亦非生我亦不食過嗜蟹者人或戒之遂
相傳以為奇談豈知是西廂記妙文被他抄去

右第二十一節又作奇筆一縱欲不思量也

却忘了辭長老張生轉身見本云小生敢問長老房舍何如本云塔院
西廂有一間房甚是瀟洒正可先生安下隨先生早晚來張生云小生
便回店中搬行李來本云先生是必來者法本下

張生云搬則搬來怎麼捱這淒涼也呵

二煞紅娘我院宇深枕簟涼一燈孤影搖書幌縱然酬得今生志着甚支
吾此夜長睡不睡如翻掌少呵有一萬聲長吁短歎五千遍搗枕搥牀

右第二十二節至此節方寫相思害殺我也之正文

尾聲嬌羞花解語溫柔玉有香乍相逢記不真嬌模樣儘無眠手抵着牙
兒慢慢地想

右第二十三節輕飄一綫遞過下節人謂其不復結上豈悟其早已
觀後耶益信前者之為瞥見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一終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一借廂

二十二

晉書

拈着脚兒
仔細定睛
比那初見時
風兒越整



此圖為《增修第六才子書》卷一《酬韻圖》第二十三頁之插圖。圖中描繪了古典園林的一角，有亭台樓閣、茂密樹木及遊園人物，展現了典型的文人雅趣。右側頁面則為對應的詩詞或韻文，文字因年代久遠而顯模糊，但依稀可見其為長篇韻文。

隔牆兒酬和到天明
願酬和之久若美膳之慕切矣。夫酬和也。而到天明乎哉。維隔牆之故。張乃為此不得已之計耳。且從來
兩情之相違者。天也。而兩情之相合者。亦天。天能使兩情之相合。而又限之以不得合。不幾疑天之厄人
甚乎。雖然。氣求聲應。已遊天假之緣。亦惟期東方之既白。以永今夕之歡。斯已矣。吾得為今茲之酬和。思
之方其清音。嚶嚶恍恍。如林下聞鶯。而字斟句酌。不禁取原韻而奉酬也。芳心賴作錦心。當其環珮珊珊。幾
疑花外他來。而韻和律叶。不禁出新詩而相和也。香口兼成繡口。斯時也。此唱彼和。不過隔牆而酬和耳。
胡誦高吟。亦祇酬和於片時耳。敢曰依永和聲。直到天明乎哉。雖然。乘彼塊垣。以望復關。固有望之而心
傷者。今雖色笑未親。而音律相接。豈致賦金玉之遐心。東隣巧笑。踰牆而從。亦有從之而快意者。今雖芝
顏未近。而歌咏情深。又何妨竟夜之流連。特是月出皎兮。而柔姿競說。羅衣豈耐五更風也。假我欲酬馬
爾無和焉。逞曰曉鐘初動。而况有牆以為之隔也。然而爾與我已心相契矣。果爾也。哦三星之篇。我也
咏窈窕之章。即牆步韻。宇宙內惟我二人。默默賡同調也。則雖明星有爛。而敢問夜之何其長。抑露露淅
兮。而弱女多芳。寒潭恐湮。凌波微也。假我欲和焉。爾無酬焉。逞曰曉鐘已唱。而况有牆以為之隔也。然
而我與爾已志相通矣。果爾也。敢叩須於舟子。我也。賦美人於西方。而牆審音。天壤間惟我兩人。寂寂稱
雅奏也。則雖曙色將啟。而敢卜夜於方永乎。此所以願酬和到天明也。天下賞心之處。大都不限於時。故
一唱三歎。既幸兩美之相連。尤幸兩情之畢達。則瞻望雲衢。即東有啟明。猶惜五夜之未長耳。吾人得意
之境。大都形之於言。故恬吟密咏。非為見才之地。實為寫心之語。則側耳蕭寺。即東方明矣。猶恨連旦之
甚短耳。隔牆人能使惺惺惜惺惺否耶。

唐寅

唐寅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一
一之三 酬韻

曼殊室利菩薩好論極微。昔者聖歎聞之而甚樂焉。夫娑婆世界。大
至無量由延。而其故乃起於極微。以至娑婆世界中間之一切所有。
其故無不一一起於極微。此其事甚大。非今所得論。今者止借菩薩
極微之一言。以觀行文之人之心。今夫清秋傍晚。天澄地徹。輕雲鱗
鱗。其細若殼。此真天下之至妙也。野鴨成羣。空飛漁者。羅而致之。觀
其腹毛。作淺墨色。鱗鱗然。猶如天雲。其細若殼。此又天下之至妙也。
草木之花。於跗萼中。展而成瓣。苟以閒心諦視。其瓣則自根至末。光
色不定。此一天下之至妙也。燈火之燄。自下達上。其近穗也。乃作淡
碧色。稍上作淡白色。又上作淡赤色。又上作乾紅色。後乃作黑烟噴
若細沫。此一天下之至妙也。今世人之心。豎高橫闊。不計道里。浩浩
蕩蕩。不辨牛馬。設復有人語以此事。則且開胸大笑。以為人生一世。

貴是衣食豐盈。其何暇費爾許心計哉。不知此固非不必費之閒心計也。秋雲之鱗鱗。其細若穀者。穀以有無相間成文。今此鱗鱗之間。則僅是有無相間而已也。耶人自下望之。去雲不知幾千百里。則見其鱗鱗者。其間不必曾至於寸。若果就雲量之。誠未知其為尋為丈者也。今試思以為尋為丈之相去。而僅曰有無相間焉而已。則我自下望之。其為妙也。決不能以至是。今自下望之。而其妙至是。此其一鱗之與一鱗。其間則有無限層折。如相委焉。如相屬焉。所謂極微。於是乎存。不可以不察也。天雲之鱗鱗。其去也尋丈。故於中間有多層折。此猶不足論也。若夫野鴨腹毛之鱗鱗。其相去乃至為逼迤。不啻如粟米焉。今試觀其輕妙若穀。為是止於有無相間而已也。耶如誠止於有無相間焉而已。則我試取纖筆。染彼淡墨。縷縷畫之。胡為三尺童子。猶大笑以為甚不似也。則誠不得離未其人。諦審熟覩焉耳。誠諦審而熟覩之。此其中間之層折。如相委焉。如相屬焉。必也一

鱗之與一鱗。真亦如有尋丈之相去。所謂極微者。此不可以不察也。草木之花。於跗萼中。展而成瓣。人曰。凡若干瓣。斯一花矣。人固不知昨日者。殊未有斯花也。更昨日焉。乃至殊未有此萼與跗也。於無跗無萼無花之中。而歛然有跗。而歛然有萼。而歛然有花。此有極微於其中間。如人徐行。漸漸至遠。然則一瓣雖微。其自瓣根行而至於瓣末。其起此盡彼。筋轉脉搖。朝淺暮深。粉穉香老。人自視之一瓣之大。如指頭耳。自花計焉。烏知其道理。不且有越陌度阡之遠也。人自視之初。開至今。如眴眼耳。自花計焉。烏知其壽命。不且有累生積劫之久也。此亦極微。不可以不察也。燈火之滅也。淡淡焉。此不知於世間五色。為何色也。吾嘗相其自穗而上。訖於烟盡。由淡碧入淡白。此如何其相際也。又由淡白入淡赤。此如何其相際也。又由淡赤入乾紅。由乾紅入黑烟。此如何其相際也。必有極微於其中間。分焉而得分。又徐徐分焉。而使人不得分。此一又不可以不察也。人誠推

此心也以往則採筆而書鄉黨餽壺漿之一辭必有文也書人婦姑
勃谿之一聲必有文也書塗之人一揖遂別必有文也何也其間皆
有極微他人以羸心處之則無如何因遂廢然以閣筆耳我既適向
曼殊室利菩薩大智門下學得此法矣是雖於路旁拾取蔗滓尚將
涓涓焉壓得其漿滿於一石彼天下更有何逼近題能縛我腕使不
動也哉讀西廂記至借廂後鬧齋前韻酬之一章不覺深感於菩薩
馬尚願普天下錦繡才子皆細細讀之上文借廂一章凡張生所欲
酬韻亦必欲洋洋自為一章斯其筆墨真乃如畫中文字開齋一
章凡張生所未說者至此後方纔得說今忽將於如是中問寫隔端
酬韻亦必欲洋洋自為一章斯其筆墨真乃如畫中文字開齋一
無米煮粥者忽想到張鶯鶯詩是夜則為何人巧在月中露
下因憑空造出每夜燒香一段事而於看燒香上生情布景別出異
殊不知一相心造者忽想到張鶯鶯詩是夜則為何人巧在月中露
鶯鶯上云母親使紅娘問長老修齋日期去了多時不見來回話紅娘
上云回夫人話了去回小姐話去鶯鶯云使你問長老幾時做好事紅
云恰回夫人話也正待回小姐話二月十五佛什麼供日請夫人小姐

拈香紅笑云小姐我對你說一件好笑的事前日庭院前瞥見的秀
才今日也在方丈裏坐地他先出門外等着紅娘深深唱喏道小娘子
莫非鶯鶯小姐侍妾紅娘乎又道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
氏年方二十三歲正月十七日子時建生並不曾娶妻鶯鶯云誰着你
去問他妙筆幾乎紅云却是誰問他來本是一氣述下中間他還呼着
小姐名字說常出來麼被紅娘一頓搶白回來了鶯鶯云你不搶白他
也罷紅云小姐我不知他想甚麼哩世間有這等傻角我不搶白他鶯
鶯云你曾告夫人知道也不紅云我不曾告夫人知道鶯鶯云你已後
不告夫人知道罷置一路如憐不憐如置不置天色晚也安排香案啣花園
裏燒香去來正是無端春色關心事閒倚熏籠待月華鶯鶯紅娘下
張生上云搬至寺中正得西廂居住我問和尚知道小姐每夜花園內
燒香恰好花園便是隔牆比及小姐出來我先在太湖石畔牆角兒頭
等他飽看他一回却不是好且喜夜深人靜月朗風清是好天氣也呵

閒尋方丈高僧坐。悶對西廂皓月吟。

越調關鵲張生唱玉宇無塵。銀河瀉影。月色橫空。花陰滿庭。四句妙人

生寒。芳心自警。六句妙人。○上四句亦非妙月。下二句亦非妙人。

右第一節。○禪門寶鏡三昧。有銀椀盛雪。明月藏鷺之二言。吾便欲移以讀此以下三節文。○張生聞雙文每夜燒香。正在隔牆。又有太湖石可以墊脚。此那能忍而不看。那能忍而不急看耶。此真日未西。便望日落。日乍落。便望月昇。那能月明如是。猶尚不到牆角耶。若雙文則殊不然。或晚粧。或添衣。或侍坐夫人。或殘針未了。皆可以遲遲吾行。而至於黃昏。而至於初更。正不必着甚死急。亦復匆匆早至也。然張生則心急如火。刻不可待。窮思極算。忽然算到夜深。其袂必寒。袂寒。其心必動。心動。則必悟燒香太遲。不可不急去矣。此謂之芳心自警也。看他寫一片等人性急。度刻如年。真乃手搦妙筆。心存妙境。身代妙人。天賜妙想。既有此文以後。尚不望人看得。安望未有此文。

以前乃曾有人想得耶。

側着耳。耳朵聽。躡着脚步兒行。悄悄冥冥。潛潛等等。**梨花兒序**等。我那齊整整。娘孃婷婷。姐姐鶯鶯。人愛殺是娘孃婷婷。我愛殺是齊整整。夫齊整整者。千金小姐也。

右第二節。上是等之第一層。此是等之第二層也。質言之。止是等鶯鶯三字。却因鶯鶯是疊字。便連用十數疊字。倒襯於上。纍纍然如線貫珠垂。看他妙文。止是隨手拈得也。

一更之後。萬籟無聲。不文人讀之。謂是寫景。文人讀之。悟是寫情。蓋一更聲也。我便直至鶯庭。到迴廊下。沒揣的見你。那可憎。定要我緊緊樓定。問你個會少離多。有影無形。恨其遲來。故說之。非真有其事。亦可。恨其遲來。故說之。非真有其事。亦可。

右第三節。等之第三層也。言一更之後矣。猶萬籟無聲。既已如此。便大家無禮。我亦更不等也。我竟過來也。心忙意促。見神搗鬼。文章寫到如此田地。真乃錐心取血。補接化工。鶯鶯上云。紅娘開了角門。將香案出去者。

金蕉葉猛聽得角門兒呀的一聲。猛聽得者不復聽中忽然聽得也自初
意絕反不復聽矣則忽然風過處衣香細生更角門暗後不聽得因而心斷
呀的聽得謂之猛聽得也然風過處衣香細生更角門暗後不聽得因而心斷
言天雲中出現第二句鶯鶯在衣香中出現下第三句鶯鶯在
出此兩能二字便是張生親口供云前瞥見未的見娉婷便是月殿嫦娥
只此兩能二字便是張生親口供云前瞥見未的見娉婷便是月殿嫦娥
其文極明而信父必云前張鶯四日互覩何耶
不恁般撐此在月下因便借月夫人

右第四節寫張生第二次見鶯鶯與前春院瞥見與後附齋再見俱
宜仔細相其淺深恰妙之法我嘗謂吾子弟凡一題到手必有一題
之難動手處但相得其難動手在何處便是易動手之秘訣也時賢
於一切題只是容易動手便更動手不得
料想春嬌厭拘束等閒飛出廣寒宮。誰容分一臉體露半襟。舞長袖以
無言垂湘裊而不動似湘陵妃子斜偎舜廟朱扉如洛水神人欲入陳
王麗賦是好女子也呵

魂靈 遮遮掩掩穿芳徑料應他小脚兒難行行近前來百媚生兀的不引了人

右第五節小脚難行非寫蚤便憐惜之也是寫漸漸行近來也上第
四節只是出角門此第五節方是來至牆邊

鶯鶯云將香來張生云我聽小姐祝告甚麼鶯鶯云此一炷香願亡過
父親早生天界此一炷香願中堂老母百年長壽此一炷香願鶯良久
不語科紅云小姐為何此一炷香每夜無語紅娘替小姐禱告願配
得姐夫冠世才學狀元及第風流人物溫柔性格與小姐百年成對波
鶯鶯添香拜科心間無限傷心事盡在深深一拜中長吁科張生云小
姐你心中如何有此倚欄長歎也華好

小桃紅 夜深香霽散空庭簾幙東風靜凡作文必須一篇之中並無一句
風靜之五字是言是夜無風便留得香烟與下人氣作氣入來即如此簾幙東
有時寫風是風有時寫風是無風真不是香烟別團團明月如圓鏡
斜將曲欄凭長吁了兩三聲此是寫人氣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一 酬韻 二十八

用筆何
其透脫
又見輕
雲薄霧
都只是
香烟人
氣兩般
兒氤氳
得不分
明曾見海外

右第六節不過雙文長歎若不寫則下文不可斗然吟詩耳乃並不

於雙文歎上寫亦不於雙文心中寫却向明月上看他陪一香烟便

寫得雙文一歎如許濃至絕世奇文絕世妙文

小生仔細想來如此歎必有所感我雖不及司馬相如小姐你莫

非倒是一位文君小生試高吟一絕看他說甚的吟詩必如此寫來方不唐突人好詩

月色溶溶夜花陰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好詩

鶯鶯云有人在牆角吟詩紅云這聲音便是那二十三歲不曾娶妻

的那俊角一文凡三見鶯鶯云好清新之詩紅娘我依韻和一首紅

云小姐試和一首紅娘聽波鶯鶯吟云

蘭閣深寂寞無計度芳春料得高吟者應憐長歎人也真是好詩

張生驚喜云是好應酬得快也可

禿廝兒早是那臉兒上撲推着可憎更堪那心兒裏埋沒着聰明他把我

新詩和得忒應聲一字字訴衷情堪聽聖藥王語句又輕音律又清你小

名兒真不枉喚做鶯鶯

右第七節早是二語寫鶯喜意如欲於紙上跳動欲讚雙文快酬

雖千言不可盡也輕輕反借雙文小名只於筆尖一點早已活靈生

我撞過去看小姐怎麼

麻郎兒我拽起羅衫欲行他可陪着笑臉相迎不做美的紅娘莫淺情你

便道謹依來命後忽聽一聲猛驚關角門聲也

你若共小生廝覷定隔牆兒酬和到天明妙人痴語不可講便是惺惺惜惺惺

右第八節雙文此酬真乃意外若使畧遲一刻張生實將不顧唐突

矣今反因驟然接得正來不及於是只圖再共酬和便已心滿志足

更不算到別事此真設身處地將一時神理都寫出來

紅云小姐嗒家去來怕夫人嗔責鶯鶯紅娘關角門下

右第九節上寫因驟然故不及此寫畧遲却算出來也乃張生畧遲鶯鶯蚤弄一邊尚在徘徊一邊撒然已賜寫一遲一疾之間恰好鶯鴻雪爪有影無痕真妙絕無比

撲刺刺宿鳥飛騰鷓鴣花梢弄影亂紛紛落紅滿徑絡絲娘碧澄澄蒼苔露冷明皎皎花篩月影

右第十節凡下宿鳥花梢落紅蒼苔花影無數字却是妙手空空蓋一二三句只是一句四五句亦只是一句一二三句只是一句者因鳥飛故花動因花動故紅落第三句便是第二句第二句便是第一句也蓋因雙文去故鳥飛而花動而紅落也而偏不明寫雙文去也四五句亦只是一句者一片蒼苔但見花影第四句只是第五句也蓋因不見雙文故見花影也而偏不明寫不見雙文也一二三句是雙文去四五句是雙文去矣看他必用如此筆真使喫烟火人何處

着想

白日相思枉耽病今夜我去把相思投正東原樂簾垂下戶已扁我試悄悄相問你便低低應月朗風清恰二更厮候俸鬼妙妙如今是你無緣小生薄命

右第十一節來時怨其來遲因欲直至鶯庭去時恨其去疾又向垂簾悄悄身軀不知幾何弱魂真欲先離矣未來之前已去之後兩作見神搗鬼之筆以為章法綿搭絮恰尋歸路佇立空庭竹梢風擺斗柄雲橫今夜淒涼有四星他不做人待怎生何須眉眼傳情你不言我已省恰尋二句者張生歸到西便入戶猶仰頭思之也今夜五句者仰頭之所思得也四星者造稱人每至一斤則用五星獨至梢盡一斤乃用四星四星之為言下梢也甚言雙本所望

右第十二節筆態七曲八曲煞是寫絕記得聖歎幼年初讀西廂時見他不做人待怎生之七字悄然廢書而臥者三四日此真活人於此可死死人於此可活悟人於此又迷迷人於此又悟者也不知此

日聖歎是死是活是迷是悟總之悄然一臥至三四日不茶不飯不言不語如石沉海如火滅盡者皆此七字勾魂攝魄之氣力也先師徐叔良先生見而驚問聖歎當時恃愛不諱便直告之先師不惟不嗔乃反歎曰孺子異日真是世間讀書種子此又不知先師是何道理也看何須眉眼傳情之六字想作西廂記人其胸中矜貴何此蓋雙文之不合則止是酬詩一節耳自起至此其於張生真乃天下男子全不與其事也直至鬪齋已後始入眼關心耳天下才子必能同辨自今以往慎毋教諸忤奴於紅羅綸上做盡醜態唐突古今佳人才子哉

只是今夜甚麼睡魔到得我眼裏呵

拙魯速碧熒熒是短檠燈冷冷清清是舊圍屏燈兒是不明夢兒是不成淅淅泠泠是風透疎櫺忒楞楞是紙條兒鳴枕頭是孤另被窩是寂靜便是鐵石人不動情後也坐不成睡不能

亦是奇語

右第十三節至此始放筆正寫苦况也讀之覺其一片迷離一片悲涼蓋為數是字下得如簷前雨滴聲便搖動人魂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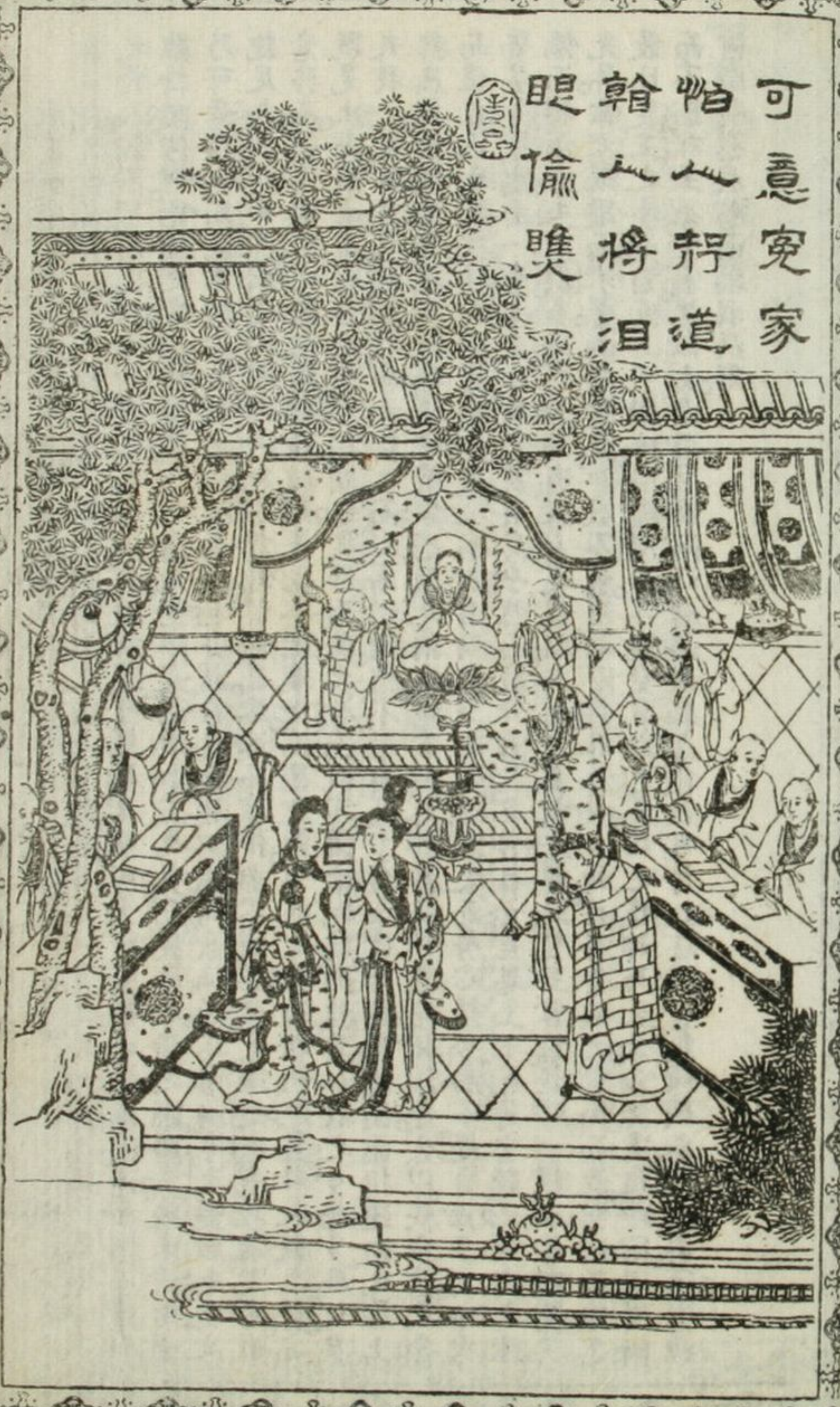
有一日柳遮花映霧幃雲屏夜闌人靜海誓山盟風流嘉慶錦片前程美滿恩情暗兩個畫堂春自生

右第十四節上已正寫苦况則一篇文字已畢然自嫌筆勢直塌下來因更掉起此一節謂之龍王掉尾法文家最重是此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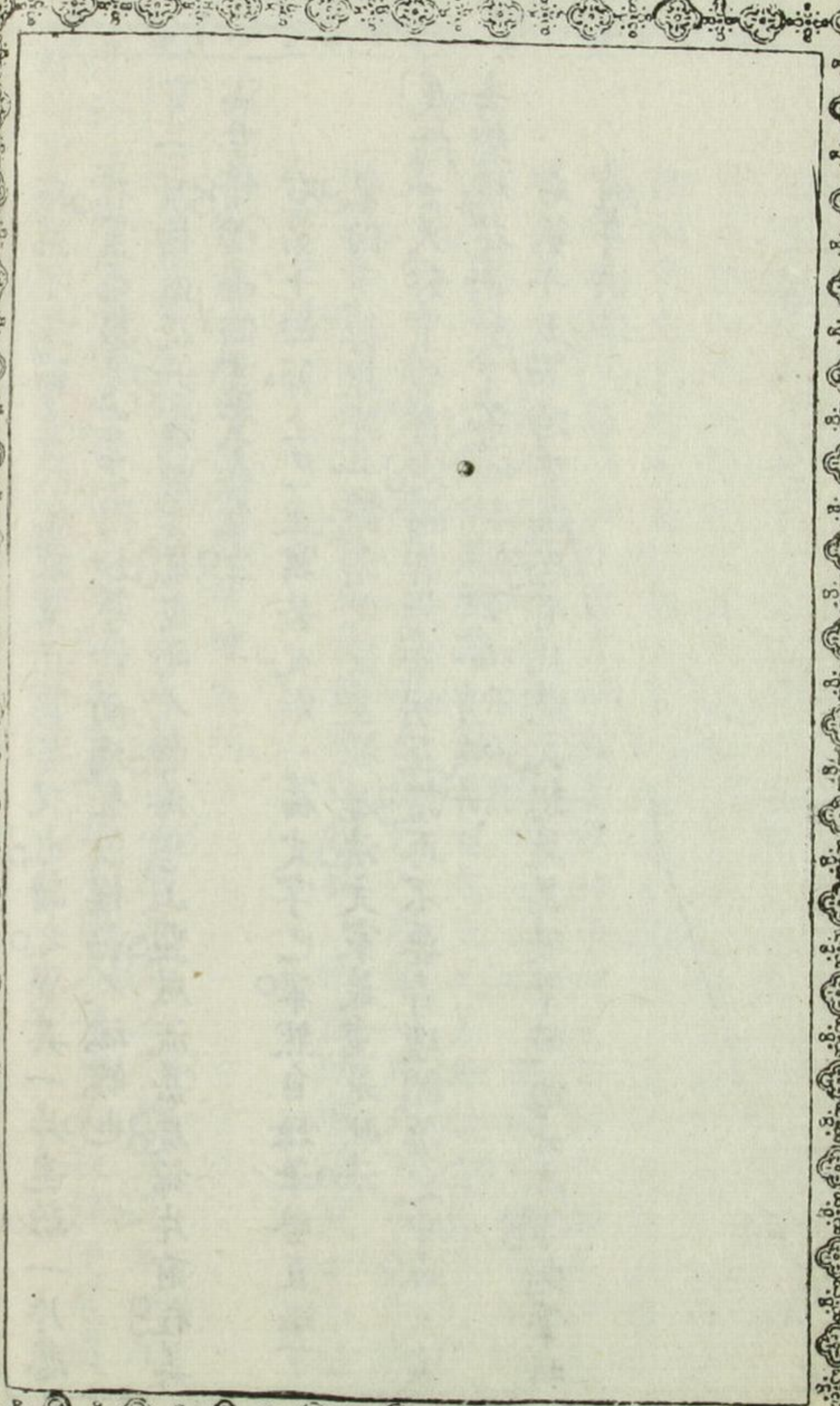
尾戩一天好事今宵定兩首詩分明互證再不要青瑣閣夢兒中尋只索去碧桃花樹兒下等

猶言取之如寄矣并相思亦可以不必矣

右第十五節躊躇滿志有此快文想見其提筆時通身本事閣筆時通身快樂



可意寃家
 怡人將道
 翰人將道
 眼偷雙泪



我是個多愁多病身。當他傾國傾城貌。慕其貌之美者。轉慮身之難持焉。夫張之身。因崔之貌。而多愁病耳。今一見之。能勿慮其難持哉。若曰。天之於人。誠不可解也。以素所愛慕之人。而邂逅相遇。情幾慰矣。然以素所愛慕之人。而邂逅相遇。而情轉難持矣。何則。他鄉之客。顧影堪憐。一自籌焉。恐不足勝其如玉之美。而徒辱多情之願。盼耳。彼來清燕者。乃可意種也。而我亦何幸哉。我之栖遲蕭寺也。亦謂柔荑凝脂。窈窕而欲仙者。不啻梅亭之艷妝也。他之貌足令我情牽耳。我之伫立湖山也。亦謂蜂首蛾眉。浴浴而疎倩者。不減海棠之睡足也。他之貌足令我意移耳。而不圖他之貌。竟傾國傾城如是也。今既觀止。而他之貌。與我之身。兩相值也。豈非天假之緣。亦既見止。而我之身。與他之貌。不相問也。豈非兩美之合。而我之誠幸也哉。雖然。其如我之多愁多病何矣。夫我之愁。何自來也。婉孌季女。望之而心焉。切切。愁不禁自此多矣。今佳冶窈窕。觀面而相逢。向之眉上。愁庶幾解耳。然而國色天香。楊妃醉容。恐難比倫也。賸言願之。則愁有悒悒而頻添者。夫以我多愁之身。而值佳人之在望。其何以堪此乎。我之病。何自助也。彼美淑姬。思之而勞心。病不覺自茲多矣。今秀質芬芳。聚處於一堂。今之心。頭病庶有瘳乎。然而蔽月羞花。吳宮舞女。差堪上下也。薄言觀之。則病有憚憚而轉深者。夫以我多病之身。而適玉人之遙臨。其何能自持乎。前此梵王宮前。凝眸一眺。未嘗親炙其光耳。故之踟躕而來者。幽揚婉轉。即欲不魂消而不得。非巫峽山頭。彷彿素娥之雲雨。而我愁病孤踪。怎敢比襄王之夢耶。前此月下聯吟。隔牆唱和。不過望見顏色耳。茲之嬈娜而至者。容與淡雅。即欲不腸斷而不能。非王孫堂前。恍似文君之風流。而我愁病微軀。怎能效司馬之跡耶。噫。貌傾城矣。傾國矣。可意種何時得慰我愁。而樂我病耶。

唐寅

增像第六才子書卷之一
一之四 鬧齋

吾友斲山先生嘗謂吾言。匡廬真天下之奇也。江行連日。初不在意。忽然於晴空中。劈插翠嶂。平分其中。倒挂足練。舟人驚告。此即所謂廬山也者。而殊未得至廬山也。更行兩日。而漸乃不見。則反已至廬山矣。吾聞而甚樂之。便欲往看之。而遷延未得也。蓋貧無行資。一也。苦到彼中無東道主人。二也。又賤性懶散。畧閒坐。便復是一年。三也。然中心則殊無一日曾置不念。以至夜必形諸夢寐。常不一日。二日。必夢見江行如駛。仰觀青芙蓉上插空中。一一如斲山言。寤而自覺。遍身皆暢然焉。後適有人自西江來。把袖急叩之。則曰。無有是也。吾怒曰。愴固不解也。後又有人自西江來。又把袖急叩之。又曰。無有是也。吾又怒曰。此又一愴也。既而人苟自西江來。皆叩之。則言然不然。各半焉。吾疑復問斲山。斲山啞然失笑。言吾亦未嘗親見。昔者多有。

人自西江來或言如是云或亦言不如是云然吾於言如是者即信
之言不如是者置不足道焉何則夫使廬山而誠如是則是吾之信
其人之言為真不虛也設苟廬山而不如是則是天地之過也誠以
天地之大力加天地之大慧天地之大學問天地之大遊戲即亦何難
設此一奇以樂我後人而顧吝不出此乎哉吾聞而又樂之中心忻
忻直至於今不惟夜必夢之蓋日亦往往遇之何謂日亦往往遇之
吾於讀左傳往往遇之吾於讀孟子往往遇之吾於讀史記漢書往
往遇之吾今於讀西廂亦往往遇之何謂於讀西廂亦往往遇之如
此篇之初新水令之第一句云梵王宮殿月輪高不過七字也然吾
以為真乃江行初不在意也真乃晴空劈插奇翠也真乃殊未至於
廬山也真乃至廬山即反不見也真大力也真大慧也真大遊戲也
真大學問也蓋吾友斷山之所教也吾此生亦已不必真至西江也
吾此生雖終亦不到西江而吾之熟觀廬山亦既厭也廬山真天下

之奇也其所以奇絕之故詳後批中

蓋至是而張生已三見鶯鶯矣然而春院乃瞥見也瞥見則未成乎
其為見也牆角乃遙見也遙見則亦未成乎其為見也夫兩見而皆
未成乎其為見然則至是而張生為始見鶯鶯矣是故作者於此其
用筆皆必致慎焉其瞥見之文則曰儘人調戲將花笑拈兜率院離
恨天這里過神仙都作天女三昧忽然一現之辭其遙見之文則曰
遮遮掩掩小脚難行行近前來我甫能見娉婷真是百媚生都作前
殿夫人是耶何遲之辭若至是則始親見矣快見矣飽見矣竟一日
夜見矣故其文曰檀口點櫻桃粉鼻倚瓊瑤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
腰滿面堆着俏一團衡是嬌方作清水觀魚數鱗數鬣之辭人或不
解者謂此是實寫夫彼真不悟從來妙文決無實寫一法夫實寫乃
是堆土鑿子雖鄉里人猶過而不顧者也
忽然巧借大師班首行者沙彌皆顛倒於鶯鶯以極觀千金鶯艷固

是行文必然之事。然今日正值佛未法日。一切比邱惡乃不啻自非。龜驚蛇蟲亦宜稍稍禁戢。清靜閨閣。莫入彼中。蓋邇來惡比邱之淫毒。真不止於燭滅香消而已。彼龜驚蛇蟲乃方合掌云阿彌陀佛。罪過。渠是真正千二百五十人善知識。吾妻吾媳吾女。方將傾箱倒篋。作竭盡布施。而為供養事。非小可。汝勿造拔舌地獄業也。嗟乎。今天下龜驚蛇蟲之愚。而好與人用如是哉。亦大可笑也。

張生上云。今日二月十五日。和尚請拈香。須索走一遭。如此間事。溫習經史。人何去。

雙調新水令張生唱。梵王宮殿月輪高。如此落筆。真是奇絕。庶幾天上已無處捕也。記聖歡幼時。幼讀西廂。驚觀此七字。曾焚香拜伏於下。是日何敢一神起。馬。普天下錦繡才子。二十八宿。在此胸中。試按卷思此七字。是夜以為快。樂。馬。碧琉璃瑞烟籠罩。又加此七字。一笑。

右第一節寫張生用五千錢看鶯鶯。心急如火。不能待至明日。真乃天遣風雲作君骨。世人不復知其故。蓋月之行天。凡三十夜。逐夜漸

漸自西而東。故初之十夜。即初昏已斜。廿之十夜。必更闌乃上。獨於十四五六望之三夜。乃正與日之行天。起沒相等。今修齋本是十五日。則必待十四夜之月落盡。眾僧方可開殿起建。即甚虔誠。亦必待月已斜。乃至更極虔誠。半夜斯起。亦必待月正中。然而已嫌其太早也。今張生親口唱云。月輪高。則是從東而起。初過殿。鴟始還。是十四日之初。更未盡也。已又唱云。碧琉璃瑞烟籠罩。可見殿榻正閉。悄無所覩。徬徨露下。遙夜如年。但見瓦上烟光迷漫。本意欲看鶯鶯。托之乎云。看道場。今且獨自一人先看月也。看琉璃瓦也。真絕倒吾普天下才子。嶺山云。聖歡勝肚如何生。

法本引眾僧上云。今日是二月十五。釋迦牟尼佛入大涅槃日。純陀長者。與文殊菩薩。修齋供佛。若是善男信女。今日做好事。必獲大福利。張先生早已在也。大眾動法器者。待天明了。請夫人小姐拈香。行香雲蓋結。誦咒海波潮。幡影飄颻。諸檀越盡來到。和尚眼中發財。解元眼中生刺。

增像第六才子書 卷一 開齋 三十五

右第二節正寫道場也。諸檀越盡來到，則無一人不到矣。而殊不知有三人未到也。然我亦數之，謂是三人耳。實則止有一人未到也。有云伯樂一過其野，無馬解之者曰：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今駐馬聽法鼓金鏡。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栢杜悲涼

右第三節此非寫道場也。乃寫道場之震動如此。鶯鶯孝女，追薦父親，而豈不聞之乎？

候門不許老僧敲，寫張生如熱腦。見他時要看個十分飽，上蟻子。我是饒眼。

右第四節心急如火，更不能待。欲遣一僧請之，又似於禮不可。因而怨到紅娘如此妙筆，真恐紙上有一張生直走下來。

本見張生科，本云先生先拈香。若夫人問呵，只說是老僧的親。只圖自便，是和尚親，張生拈香拜科。

沉醉東風，惟願存在的人間壽高。亡過的天上逍遙，我真正為先靈禮三寶。再焚香，暗中禱告，只願紅娘休勞。夫人休覺，夫兒休惡，佛囉成就了幽期密約。紅娘夫人已無倫次，再入夫兒一發無禮，所謂觸手成趣也。幽期密約，山云於三寶前一切眾生，善皆平等，猶如一子。正宜夫兒夫人一

右第五節附齋正文。

夫人引鶯鶯紅娘上云：長老請拈香，略走一遭。

鴈兒落，我只道玉天仙離碧霄，原來是可意種。來清醮，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怎當你傾國傾城貌。不是張生放刁，須得勝令你看檀口點櫻桃粉鼻倚瓊瑤，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妖嬈滿面兒，堆着俏苗條。一團兒，衛是嬌。

右第六節正寫鶯鶯。世之不知文者，謂此是實寫。不知此非實寫也。乃是寫張生直至第三遍見鶯鶯，方得仔細。以反觀前之兩遍，全不明也。或問必欲寫前之兩遍，不得分明者，何也？曰：鶯鶯千金貴。

人也。非十五左右之對門女兒也。若一遍便看得仔細，兩遍便看得仔細，豈復成相國小姐之體統乎哉。從來文章家無實寫之法，吾見文之最實者，無如左氏周鄭交惡傳中，澗溪沼沚之毛，蘋蘩溫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板板四句，凡下四四一十六字，可稱大厭，而實則止為要反挑王子狐公子忽兩家俱用所愛子弟為質，乃是不必故言，不過只採那澗溪沼沚中間之毛，喚做蘋蘩溫藻，尋常之菜，盛於筐筥錡釜野人之器，注以潢汙行潦不清之水，只要明信無欺，便可薦鬼神而羞王公，四句不意乃是一句，四句一十六字，不意乃是一字，正是異樣空靈排宕之筆，然後諦信自古至今無限妙文，必無一字是實寫，此言為更不誣也。附見。

老僧一句話，敬稟夫人，有敝親是上京秀才，父母亡後，無可相報，央老僧帶一分齋，老僧一時應允了，恐夫人見責，夫人云：追薦父母，有何見責，請來相見。張生見夫人畢。

敲 喬牌兒 大師年紀老 高座上也疑眺 舉名的班首真呆儂 將法聰頭做磬

右第七節，不惟寫國艷，一時傾倒大眾，且益明鶯鶯自入寺，停喪以來，未曾嘗畧露春妍，何世之忤奴，必云小姐遊佛殿哉。

甜水令 老的少的，村的俏的，沒顛沒倒，勝似開元宵，捻色人兒可意，冤家怕人知道，看人將淚眼偷瞧。寫女兒心，性不甚分明，正爾折桂，令着小生心癢難撓。

右第八節，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者即諸檀越也。夫鶯鶯不看人可也，若鶯鶯看人，則獨看張生可也。今張生則雖自以為皎皎然，獨出於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之外，而自鶯鶯視之，正復一例茫茫然，並在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之中。此時張生千思萬算，不知吾鶯鶯珠玉心田，中果能另作青眼，提拔此人，別自看待乎。抑竟一色抹倒乎。所謂心癢難撓也。然此節亦既伏飛虎風聞之根矣。

哭聲兒似鶯囀林喬淚珠兒似露滴花梢大師難學把個慈悲臉兒朦着
妙文點燭的頭陀可惱燒香的行者堪焦燭影紅搖香霽雲飄貪看鶯鶯
燭滅香消四句於中間作追用筆之妙真乃龍跳虎卧矣

右第九節上節鶯鶯看人也此節人看鶯鶯也大師難學者言一切
大眾俱應學大師也學其朦着臉兒不看鶯鶯則始得稱嚴淨毘尼
活佛菩薩也今一切大眾至於滅燭香消則甚矣大師之果難學也
○聖歎於此有二語欲告君瑞其一孔氏之言也曰有諸己而後求
之人無諸己而後非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近取譬終身可行
是則君瑞無以自解於諸禿也其一釋氏之言也有秀才參趙州云
伏承佛法一切捨施今某甲就和尚手中欲乞這拄杖得否州云君
子不奪人所好秀云某甲不是君子州云老僧也不是佛是則諸禿
反有以自解於君瑞也君瑞且奈之乎哉一笑

碧玉簫我情引眉梢心緒他知道他愁種心苗情思我猜著忽作我他他

一何扯淡暢懊惱響瑞雲板敲行者又嘍沙彌又哨你須不奪人之
好鴛鴦煞你有心爭似無心好我多情蚤被無情惱極動諸人勿看鶯

右第十節承上一節鶯鶯看人一節人看鶯鶯而急接之以我他他
我妮妮爾汝之聲以深明已與鶯鶯四目二心方是東日照於西壁
若其他乃至無有一雄蒼蠅曾得與於斯也而無奈行者沙彌猶尚
不曉吱吱喳喳惱不可言○已上三節文勢之警動如此不知何一
信妄添錦上添花之兩半闕可鄙可恨

本宣疏燒紙料云天明了也請夫人小姐回宅夫人鶯鶯紅娘下張生
云再做一日也好那里發付小生
勞攘了一宵月兒早沉鐘兒早響雞兒早叫玉人兒歸去得疾好事兒收
拾得早道場散了醪子裏各回家葫蘆提已到曉道場散了四字無限悲
右第十一節結亦極壯浪我曾細算此篇結最難是壯浪

